

時劉七、逼之甚急、不得已、欲
得何氏房契、質清博、就商於
慧貞、慧貞不允、德純銜之、
適毅夫歸、慧貞負以告毅夫、
毅夫不能忍、以告剛夫、意勿令
嫂知、而祖父告其妻、嫂伴責德
純、實左祖之、德純羞不承、
以死相挾、何母聞之、痛斥慧貞
以為長舌、毅夫不能為妻辯釋、
憤而離家、由此德純益無忌憚、
肆博淫於、漸羞何家物、付之典
質、而嫁福於希白、乘其醉、置
何氏所祀老觀音於希白懷中、故
令剛夫見之、以激其怒、而又從
中勸夫深究、以蕩其跡、希白橫遭
冤辱、皆髮裂指、慧貞知難辯白、
泣勸阿兄飲、或曰、毅夫既至
上海、遺態無計、漸逐遊藝、嫖
游女監雲者遂耽馳藥精糖之好、
忽忽忘之、偶談慧貞舊恨已深、新
愁又積作害家常有、略曰、自
君去後、家中常有、非、恐傷君
心、不願多言、伊人行徑益非、
終歸自取、甚可傷耳、惟願君能
安忍努力辦事、我為君受盡艱辛
冤屈亦所甘心、君能知之、即自
慰矣、天氣漸寒、望珍重萬千、
萬千珍重、《書為德純所戲、由
是詞稿益多、結思無限、竟託故
遣之歸、付書決絕、意謂不能事
母、暫令異居、俟母怒解、再行
迎歸、慧貞以為知被逐、其時莊
兄、及見希白、方知被逐、其時莊
兄、早為剛夫妻攜去、故不在側
婢知母大歸、憾於祖母之威、欲
哭不敢、春聲嗚咽、夜不成眠、
僅曾隨母之外家、依稀辨路、遂
起潛出、決往依娘、其時皎月將

女、次晨送之慧貞、母女相逢
驚如隔世、而毅夫金迷紙醉、
夢正酣時、而何氏失足、
遂正醋味、李氏、適見莊兄歸門
、抱擁欲行、為慧貞所見、遽
奪之、希白適至、（未完）

所謂潞益、更是荒唐、蓋其中
一難施、實無所謂潞益、榜曰
室、誠莫明其妙也、所內飯食
則由龍頭包下、每人每日給銀
分、所謂龍頭、則為判決徒刑
人、留於所內而充任者也、其
龍頭、實須納費、故龍頭於米
惟求其劣、於飯惟求其少、四
早晚兩餐、每餐名為發飯十四
、實則十二兩、而自中秋日起
則以米貴之故、減為十三兩、
則十一兩也、夫十一兩之飯、

季君也狂前借寓本館相安無事
因發生事故業於前日令其遷出
君所有一切往來請與季君直接
洽概與本館無涉特此鄭重聲明

量之小者、固已綽乎有餘、食
之大者、倍之尚且不足、況有
人之量若乎、聞昔日發給飯食
外、尚給菜蔬、如鹹蘿藦之類
今則此項菜蔬、早已廢除、無
之人、欲添飯置菜、而視祿
只有殺罪、而無罪罪、不獨
看守所內之人、則實無一不犯
罪也。（覺迷）

秦士錄

本報緊要啓事